

〈狐身〉

再次面對透天厝時，我想起母親的敘述：

「這是我們第一個家。」

關於對家族最初的印象，初次練習何以忍讓奉獻的修羅場，全來自此地流年積累的屋瓦。

於房屋交易網意外得知它重新步入市場機制，不禁嗅之荒涼，原來這世間的汰換聚散永不止盡，並非耗盡我們一家人就得以消停。這幢四樓高的屋樓不過是一枚琉璃製的蟬殼，重複展現生死也不忘沉靜優雅。

而我能做的僅止抵達，假借看屋名義參觀，像隻借屍還魂的魍魎。

這幢位於區域交會的房屋同時擁有神岡、豐原的邊界，自記憶起便無法準確歸屬於任何一區，以致於童年的我無法參與同學間任何鄉鎮的派系，儼然隱喻的邊緣人。還記得為此我曾央求母親許久，期許彼時萬能如她能夠給我一個說法，神岡吧？或豐原？

母親無可奈何地提醒我，家就是家，沒有必要詳述或者具名，可又經不住我哀聲拜託，只能捏著我的虎口說：

「那就叫秘密吧，我們家就住在秘密鄉。」

後來我才明白，這個問題母親畢生也無法解答，身處透天厝的我們確實就像遼疆裡星佈的街道，無論如何交叉流匯，也無法奔向同一終點。失缺的鄉名掉進生而為人的罅隙，秘密各自掩埋即可，不可言傳不可意會。

平移紗門，順軌將玻璃門重重推到底，我試圖規勸房仲，回家的門不必過於敞開，注意蚊蟲風沙。但我的話語在漂流，仲介也在漂流，他口裡的前屋主是我的來世，他們所面臨的龍邊聚氣坐南朝北則是一世紀前的富貴，早早被敗地乾淨，無論因果多麼繁複喧嘩，如今此地只剩傢俱撤退以後的空曠。

多年夢裡也不可見的場景載浮載沉，像掌紋擺脫污垢走回原點，像骨肉瘀傷全找回來。暈眩、重置、身心形變，我又是那水態的小男孩，與母親共同注視偌大的透天厝，坐擁彼此的秘密。

有幾年，七人名義的家大部分時間只有我們母子相對，家用電話是唯一甬道，我經常從那深邃冰涼的電話線彼端接獲指令，像外星人聽命母艦般：

「你是唯一的男孩子，要好好照顧媽媽。」河流般的聲音淌進耳孔管線，烘著我的體溫徐徐蒸發，像鐘乳石般倒立於天花板的角落。

你是男孩，你是男孩。我是男孩嗎？

有時踏進浴缸就有這樣的懷疑，沈積的碳酸鈣打在臉龐上，沒有任何陰性陽性的反應，那蓮蓬頭怎麼得知它正在清洗一個男孩呢？這一切是根據我的肉體還是意志？母親真的需要我的照顧嗎？母親拜託我幫她前往便利商店購買衛生棉時算不算是種照顧？男孩與照顧的算式該怎麼運轉？

其實我懂的只有存在，斜陽籠罩時與母親牽手前往附近的黃昏市場，在綁著塑膠彩帶的吊燈下四處張望，根據母親購買的菜式擺出正確碗盤數量，晚餐時分，看著電視方盒裡的人一個個跳出來再躲回去，如果母親笑就跟著大笑；反之則板好臉，最好像白瓷碗底的剩菜。

八點乖乖就寢，十一點準時清醒，睡前聽徐懷鈺唱有怪獸，怪獸就真的來了，那些旋律與節奏躲進棉被穴裡無限回音，試圖遮掩鐵捲門的跋山涉水，但我的官

能是分裂的，我知道開啟怪獸就像順著皮膚紋理撕去肉刺，唯有痛感才能定義生鏽的程度。父親的嗓音捏成食指與拇指的口徑，捻著我尚未長出的喉結不斷調整音量，忽遠忽近纏成一首詭秘的巫歌，弄蛇人似召喚著我。

有次我終於耐不住好奇，竄至房門口。隨著砰的關門聲響，我撥開一顆眼珠大的口隙。

世界晦暗的只剩騷動，騷動拖曳蜿蜒的河道朝彼岸的主臥室延伸而去，而母親面對於我，手持抹布伏身，雙膝跪地的模樣就像河水早已乾涸，鵝卵石打磨著她緩慢向後挪移，直至她也縮成一團鵝卵石的陰影。

柴米油鹽腥辣的苦氣撲鼻，分不清是母親還是父親的體味。

母親終究會變成鵝卵石吧，這是種演化或者命運？當時的我還不懂那麼多，只曉得一向擅於廚藝的母親似乎漸漸失去對食材的耐心，刀工不再仔細俐落、放棄鹽與味精的調配操演、無視擺盤的黃金比例。

後來我想，或許是母親徹底失去了料理的理由。

一直記得那樣溘心蛋墜落的時刻，金屬鍋面蟬鳴大噪，嵐煙迷霧地包覆住我與母親。我一邊注視鍋內琥珀似的蛋心逐漸凝實僵硬，一邊感覺身旁的母親輕微地抖動著。

「媽咪，蛋好像快熟了。」我說，但我並未具備評斷的常識。

「爸爸喜歡吃熟的蛋。」

煙霧四處瀰漫，像火災前兆，我當時懷疑父親真的會加入晚餐嗎？但我沒有詢問。我的言語是警鈴，而母親無意逃跑。

「我長大也會變成爸爸那樣嗎？」

「男生長大就會當爸爸的。」

「這不能改變嗎？」

母親轉過頭來與我照面，她的眼神向上仰望，好像在思考，又好像只是凝望緊急逃生出口的方向。

她沒有動，只有呼吸幽微撫過我的面頰。

「如果像你書裡那樣，狐狸妖怪自己畫皮，好像才有可能噢。」母親露出瞭然的笑「好想，好想變成另外一個人，對不對？」

整座屋的心臟敲動起來，頻率一致於是沒有複數。蛋焦，黑乎乎的。

從來沒有算過走完一圈透天厝需要多久，比較接近煎蛋的平底鍋或是佈滿嘔吐物的長廊？一樓到四樓，有些牆壁支離破碎，有些牆則是新建的。仲介的眼鏡不斷反光，像積滿一整個夏季的雨水。而他的解釋已經不是我們的解釋，新的裂紋舊的壁癌如何穿梭也無法抵達任何原委。

唯獨天井是不可干預的，之底與之頂的單位是一眼，我與我相互窺視。

見到另外一個自己到底會不會死呢？這樣的都市傳說在成長的年代像蕈菇般濕漉漉地叢生，聽得最多的是男孩子多吃點吃胖點沒關係；男孩子應該多出去跑跳；長孫，開朗點，大器點，家裡只有姊姊妹妹，這些東西將來都是你的，責任也是。

童年到達青春期也是一眼，眨眨就過了，條列的方矩將我從浴缸的洗澡水規馴成一條纖瘦河流，按照時節暴漲或乾涸，被氣象預報一次次預測形狀。我不曉得母親聽了多少傳說，做了什麼預備，但我知道母親被責以寬宏大量的提問，高中時期熱愛閱讀寫作的少女無法從文字獲得更多解釋，她只是像颱風眼般大量吸

收水份，吸收太多而頻繁水腫，皮膚漸漸鬆弛溢蕩。

那段時間我經常被說像母親，連自己看著也像。長期仰望母親背影生長的我，翻閱母親遺棄在相簿的笑容與各種姿勢，蠢蠢欲動地想要把它們全都撿起來。起先仍是臆想，想久了身體就變得敏感，任何衣衫與皮肉的摩擦都像是暗示，細微又激烈地收縮我的血管，某種積於腹中、原始的、不知從何而起的慾望蠱惑著我。

終於國中某個暑假晌午，趁母親攜小妹出門辦事，我偷偷開啟母親的衣櫃，像是拆禮物般自衣櫃深處取出一件純白印花的洋裝，祈禱似地高高捧起，任其假作聖光降臨於我。四肢劃過柔密的布料，我的心跳的非常快，叛逆或悖德的字眼癡狂地打磨我，一不小心就把我磨成洋裝的版型；母親的氣息與小蒼蘭香水滲入我的體腔，使我有種成為的信念，成為是多麼讓人安心舒適，成為另外一個人就不必遵守同樣的戒律。河道漫漫，夾縫裡彷彿開出了鮮花。

此後每個母親外出的日子，我便像隻小妖怪鑽進她的衣櫃，兀自繪製新的皮囊，修整、穿戴，練習將衣服穿的平整高雅，面對鏡子映射各種姿態，所有 Pose 都是轉瞬即逝的煙火，僅能用雙眼牢牢印刻。有時一套穿不過癮就連換兩套，揚起裙襬像一輪盛開的妖豔菊花；側躺於父母的雙人床上睡美人般假寐；或在木質地板上用腳趾或腳掌走出不同長度的吱呀聲。那樣的日子，就像與透天厝共享一個殺頭死罪，一個剪裁精細的秘密。

母親究竟什麼時候識破這場遊戲？具體的時間已不可考究，只記得那個仲夏的結尾，我意圖借用母親的化妝品為自己上妝。

那或許並非我最趨近性別意識的一次，卻是最趨近母親的一次，我記得在那層抽屜之中揀出裝滿口紅的不織布袋子、外祖母贈與的紫檀鏤花木盒、乾燥龜裂的眼影盒子；也記得我持續伸長軀體，看著手臂節節消失的目光。陰暗的空間將手指拉得極為修長，像爬行動物肆虐，也像成群的菌蘚於深夜裡蔓生。

最後，在抽屜的底部，我摸出了一只巨大的透明夾鏈袋。封口的紅色鏈條並未封緊，吐出一截舌頭般的藥丸包裝。看著大量五顏七彩的藥丸就像看著福馬林裡的氣球，有一瞬間，我忘記了怎麼呼吸。

後來我顫抖著手將抽屜內的物品全部塞回去。

湖水色洋裝的我，臂膀未染分毫塵埃的我，腐爛漿果似的我。

當夜母親問我，是不是偷穿她的衣服。我說沒有。她又問是不是偷翻她的抽屜。我點點頭。你覺得這樣對嗎？她說。我不知道她在詢問吃藥或變裝或窺探。我只是乖馴地搖搖頭。

「為什麼要穿媽的衣服？」

眼珠斗作一宮巨大的月亮，我凝視著母親蹙緊的眉頭，試圖從裡面描繪驚嘆號問號或更多。我幾乎已經擬定傾訴心事那樣誠懇的口吻，但最後只是不著邊際地亂找藉口：

「我想當徐懷鈺。」好像假扮人的妖怪。

母親欲言又止，只說：

「你這個年紀，當徐懷鈺已經不可愛了。」

有一剎那我想問母親會不會出賣我，告訴父親或者其他人？但那也只是一瞬間的事情。一瞬間家族就為了分家快速搬出透天厝，一瞬間我就長成了青年的身體，有了自己的臉孔，再也沒有人說我與母親容貌相似。遠在外地讀著艱澀的古

文，有明確的地址與獨佔的房間。畢業，把離家當成一種旅行，衣櫥裡存放自己或不是自己的衣物，大部分時間都是被生活彩繪的皮囊。經常接到父親的電話指責母親當真寵壞了我，怎麼還沒結婚生小孩找人喊他爺爺。我與母親再也沒有提起在透天厝發生的事情，就像兩條時間線各自為政，長滿苔蘚。接著我重新回到透天厝，在仲介略帶遲疑的眼神裡謝過離去。我多想告訴他，明天後天的他還有無限的客人選擇，可我對於過去的交代只能止步於此。

望著它佇立於天色將鴉的夏雨之底，雙眸緊眯，落地窗削作橢圓，如若剝光的果核注視著我。抬頭看著房仲將月黃骯髒的窗簾闔上，彷彿看見一具軀體畫於簾幕之上，像著火般開始變換身姿；有時像蓬鬆洋裝的衣架，有時像張嘴大笑的狐狸，有時像我與母親相對，有時則什麼也沒有。

回程時，注意到那座與母親常去的黃昏市場已劃為建地，不知何時完工。但很快的，綠色的鐵棚就遙遠地淹沒於晃動的公車軌跡。青灰的日光燈烘燒雨漬，一行行將窗面的那個我濕的模糊，半闔的臉如同初生化石般脆弱，我與他之間的年代彷彿已經極為遙遠了。我不禁想到也是這樣一個小雨的時候，接近搬家的前幾個晚上，母子倆餵了 DVD 一卷影帶，看著禮儀師的白手套循著一個女孩的肉體緩緩猶疑，致下腹時驚慌失措。

當時我問母親，他怎麼了？母親良久回：

「那個女生是男生。」多麼悖義的句子。

然後母親看向了，我，嘴裡喃喃太沈重了，這部片太沈重，別看了。

那時她已經有了一張狐狸臉龐，雙眸月牙，嘴唇兩極挑高，盪起一條扭曲的地平線，彎垂而細長的頸宛若玻璃浸浴烈火。我感覺母親變成了其他人，究竟是誰呢？我不清楚，只確信必然不是她自己了。晶瑩球狀的雨翻越狐臉的溝壑，母親忽然驚扭地抽泣起來，而我只能像個兒子，不斷地搓揉她的虎口。